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57

24 April 1989

CHINESE

第二八五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4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别洛诺戈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巴西

阿林卡尔先生

加拿大

福蒂埃先生

中国

王光亚先生

哥伦比亚

佩尼亚洛萨先生

埃塞俄比亚

塔德斯先生

芬兰

特尔努德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迪阿罗夫人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0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阿富汗的局势

1989年4月3日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561)。

主席(以俄语发言): 根据在前几次会议上就这一项目所作的决定,我请阿富汗外交部长和巴基斯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并请安哥拉、保加利亚、科摩罗、古巴、民主也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伊拉克、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蒙古、尼加拉瓜、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越南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的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的上就坐。

应主席邀请,瓦基尔先生(阿富汗)和乌梅尔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迪亚肯加·塞劳先生(安哥拉)、斯特雷泽夫先生(保加利亚)、穆明先生(科摩罗)、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察赫曼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喀来可汗先生(印度)、苏迈达先生(伊拉克)、加贺美先生(日本)、基迪昆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杜格苏伦先生(蒙古)、塞拉诺·卡尔德拉先生(尼加拉瓜)、什哈比先生(沙特阿拉伯)、马斯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克辛先生(土耳其)、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阮德雄先生(越南)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坐。

主席(以俄语发言): 我谨通知理事会,我收到了孟加拉国、布尔基纳法索、刚果、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索马里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

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应邀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这一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毛希丁先生（孟加拉国）、达赫先生（布尔基纳法索）、阿杜基先生（刚果）、查波托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伊斯特加里约斯先生（匈牙利）、戈拉耶夫斯基先生（波兰）、奥斯曼先生（索马里）和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坐。

主席（以俄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查波拉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表示高兴地看到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祝你在这一重要工作中顺利成功。我相信，以你的能力、技巧和政治家才干，安理会工作定将取得重大成就。我也要感谢你的前任塞内加尔常驻代表建设性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对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危险局势的发展表示严重关注，在那里对阿富汗的不断干涉正在升级，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变成公然侵略的行径。阿富汗共和国外交部长瓦基尔先生于1989年4月11日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中所揭露的事实是令人震惊的。巴基斯坦武装力量的持续部署以及对阿富汗加紧采取的军事行动表明，使冲突升级的新的危险计划的存在将导致世界上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同样令人关注的还有这样的事实：巴基斯坦的高级指挥官直接参与在阿富汗领土上直接展开的武装斗争，比如夺取贾拉拉巴德城的战斗就是在巴基斯坦将军们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这场战斗造成了数千人的死亡。

在干预性袭击中动用的战斗装备的数量，其中包括最现代化和高尖端武器，有力地表明外国持续和加紧向反政府军提供军事援助，其目的是推翻阿富汗政府并迫使这个国家改变政治制度。

一年前的今天，全世界欢迎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定》的签署，该协定为结束这场迄今给阿富汗人民造成如此严重苦难的拖延十年之久的漫长的不宣而战的战争铺平了道路。《日内瓦协定》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现实和真正的基础。这些协定可望提供保障，让阿富汗人民最终能够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日内瓦协定》的基本组成部分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关于相互关系，特别是互不干预和互不干涉原则的双边协定。该协定的第二条除了其它内容之外，还明确地规定：缔约双方尊重对方的主权以及自由决定各自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得侵犯对方的边界；双方将规定各自的领土永远不得以任何方式用来侵犯缔约另一方的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双方还保证彼此不得进行武装干预，不得采取任何旨在破坏缔约另一方稳定的行动，并明确保证要避免直接和间接支持反对缔约另一方的叛乱分子或分离分子的运动。双方也承担义务，不允许在各自的领土上建立营地或基地来组织、训练、资助或武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上从事颠覆或叛乱活动的个人和政治、种族或其它团体。

目前的局势是否可以证明这些义务正在得到遵守？事实恰恰相反。在苏联充分履行它根据《日内瓦协定》所承担的义务之后，巴基斯坦和其它一些外国势力不愿意让阿富汗人自己来解决阿富汗问题，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同这项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阿富汗领导人采取体谅的行动方针，旨在结束流血事件并开始对话。

具体的行动说明了这一点。阿富汗共和国主席兼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纳吉布拉先生强调指出，该党及其盟友并没有坚持要独掌大权，相反，它们愿意建立一个由阿富汗社会各阶层代表组成的政府。

该国领导人在寻求政治和解和扩大这个国家民主转变的社会和经济舞台的方式中作出了重大的努力。阿富汗社会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和有影响力的官员正在加强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政府的各部门。阿富汗共和国领导人还采取措施，让那些在阿富汗境外但仍希望参与建立一个新阿富汗的民族进程的政治势力参加管理国家的事务。

然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正在遭受反对派武装组织的颠覆行动的阻碍。他们配备有最尖端的武器，对经济企业进行恐怖主义袭击，在这些袭击中摧毁了大约2000所学校，许多医疗设施以及一大部分的电力供应系统。他们还摧毁了大约200座清真寺，有数十名穆斯林徒被杀害或折磨至死。

这种恐怖主义行动大多是这些团体从巴基斯坦的领土上发起的，如果没有得到境外武装叛乱分子提供的价值几千万美元的全面和慷慨的援助，那是不可能的。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向坚信，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是可能的。因此，我们一贯支持一切导致这一目标，尊重参加国主权的主动行动。最为重要的是，政治解决必须结束对阿富汗内政的武装和其它外部干涉。必须创造条件，以便今后防止这种干预。这样将有助于解决难民自由返回家园的问题，阿富汗领导人正在为此创造充分的政治条件。苏联最近提出的旨在实现停火，结束向交战团体提供武装和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建议应当得到有关各方的紧迫注意和明确的反应。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希望，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职责时，应考虑各种必要的措施以防止局势的恶化，这些有关措施应能够刻不容缓地导致结束外部对阿富汗的干涉以及政治解决这场冲突，现在，这场冲突构成了对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认为，紧急呼吁实现停火和严格遵守《日内瓦协定》将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必要的第一步。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孟加拉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毛希丁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作为本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表现确实值得称赞。使我们更为高兴的是，贵国——苏联与我国之间传统上存在着出色的双边关系。

与此同时，还应该向你的前任塞内加尔的阿卜萨·克洛德·迪阿罗大使表示祝贺，因为她干练地领导了三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如果安理会现在不必审议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不必作此发言，我国代表团本来会感到高兴。

本论坛长期辩论阿富汗问题。安理会和联合国在解决争端方面采取了值得称赞的措施。1988年4月14日的《日内瓦协定》是和平道路上的一个意义重大的里程碑。主席先生，贵国——苏联1989年2月15日之前完成了撤军，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已经为解决有关的争端艰苦地建立了一个机制。在目前时刻援引《联合国宪章》第34条和第35条第1款、重新使安理会采取行动可能使相互指责复杂化，而不会推进我们的目标。

我们听到对巴勒斯坦的大量抱怨。如果这些抱怨得到证实，那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实际却不是这样。联合国驻阿富汗和巴勒斯坦斡旋团到目前为止提出的证据并没有证实这些抱怨。

我们敦促克制。我们祈求安宁，各方必须集中处理五百万流离失所的阿富汗人体面和有尊严地返回家园的问题。

孟加拉国最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阿富汗兄弟在国际大家庭中取得自己的合法位置。

不应由世界来告诉阿富汗人如何组织自己的政体。历史充分证明，阿富汗人决不会因恫吓或恐吓而变得听话、顺从。一百万烈士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的牺牲是完全不必要的。

如果说国际社会现在有一项责任，那么，这就是使阿富汗人能够在自己选择的政府领导下生活在和平之中。还必须帮助他们重建国家。在这场努力中，孟加拉国保证和大家一起共同呼吁。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拉纳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理会主席。你代表着一个与尼泊尔有着友好关系的伟大国家。对我个人来说，有机会与你一起密切地开展工作总结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国代表团相信，在你英明和干练的领导下，安理会在本月里的工作将富有成果和令人难忘。

我还要向塞内加尔常驻代表阿卜萨·克洛德·迪阿罗夫人表示深切的赞赏，她在上月份担任主席期间体现出了独特的魅力、能力和技巧。

在过去九年中，寻求和平全面解决阿富汗问题一直是联合国优先关注的问题。因此，当去年在联合国主持下在日内瓦签署和平协定时，国际社会自然感到出现了希望并为之欣慰。复杂和漫长的谈判取得成功结果要归功于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的外交努力和技巧，以及有关方面表现出来的理智和现实态度。

一系列大会决议中要求的、有关相互关系文件的第五和第六段中规定的外国部队撤出被正确地认为对整个解决至关重要。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要强调尼泊尔王国政府二月中发表的声明；该声明欢迎苏联部队严格遵守日内瓦协定的条款，撤出阿富汗。

我们希望，为了和平进程的利益，《日内瓦协定》的其他方面也能得到执行。秘书长为核查这些文件的执行情况而成立的斡旋团享有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有关方面的赞同。因此，在出现抱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联合国斡旋团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该团就驻在该地区，能够更好地作出实事求是和不偏不倚的估价。作为一个参与国，我们很自豪地报告，尽管面临困难的局势，联合国阿巴斡旋团正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尼泊尔时刻准备向秘书长提供一切支持，如果他觉得有必要扩大已经执行的斡旋功能。

阿富汗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和主权进行了英勇斗争。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经历了巨大的苦难。这一局势也给邻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些国家方便地向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提供庇护和保护。我要声明，我们深为赞赏友好的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因为他们不仅为履行这一人道主义义务作出了巨大牺牲，而且也为政治、和平解决这场悲惨冲突进行了努力。我国代表团认为，阿富汗冲突的继续既不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我们自己南亚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我们这个区域过去发生了许多冲突，目前又处于紧张气氛之中。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并根据我们对和平事业和联合国原则的深刻承诺，尼泊尔一直赞成早日和永久地解决阿富汗冲突。我们依然相信，如果没有阿富汗人民的参

与和接受，和平进程就不会取得理想的结果。国际社会必须鼓励所有旨在建立一个代表阿富汗人民所有部分的基础广泛的政府的努力，以便确保维护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结盟性质。

《关于阿富汗问题日内瓦协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全面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正如大会第43/20号决议所指出，问题的解决将对国际局势产生有利影响，并促进解决其它尖锐的区域冲突。建设性地执行日内瓦协定将核查联合国为和平解决冲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能够提供的类似机制的信誉和可取性。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尼泊尔代表对我国和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十分诚挚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要职。你在过去许多场合表现出的丰富外交经验、智慧和技巧是你将成功地完成摆在你面前的任务的保证。在工作中，你可指望得到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全力支持。

我还要向塞内加尔大使迪阿罗夫人阁下表示感谢，感谢她十分有效和成功地主持了3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

一年前，国际公众怀着一致欣慰和满意的心情欢迎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定》的签署。协定的签署被看作是为实现阿富汗问题持久和全面的解决提供了真正的机会。由于外国干预的结果，阿富汗问题一直是国际紧张和冲突最危险的根源之一。在去年的大会会议一般性辩论中对这些协定给予的广泛支持，以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关于这一问题的大会决议，增强了人们的普遍期望，即最终为最后撤走外国军队和使阿富汗人民能够自由地、不受外来干涉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些协定还在去年9月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不结盟运动部长级会议上得到不结盟国家的支持，会上要求严格遵守这些协定。

毫无疑问，苏联作出的关于根据《日内瓦协定》从该国撤军的决定对解决阿富汗问题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然而，我们感到极为关切和遗憾的是，漫长的、艰辛的和微妙的国际协议的制定工作似乎是与实际的事件不相称的：在苏联撤军两个月后，阿富汗局势仍然充满对该国和整个区域稳定的严重后果。尽管10年之久的不幸事态发展已表明，阿富汗问题不能以军事手段解决，但战斗和流血仍在继续，毫无任何迅速政治解决该问题的希望。

自这一严重的国际问题开始以来，南斯拉夫就坚决反对外国干涉和干预，这继续是我们对有关阿富汗事态发展的目前局势的立场。我们一向指出有必要在恢复阿富汗充分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真正的不结盟和中立地位的基础上，并在完全尊重阿富汗人民决定将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信任的国内发展的权利的情况下实现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只有这样的解决才将会为停止流血、重建国家和五百万阿富汗难民从邻国返回家园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减轻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之一。

我国还要求所有有关各方始终如一地、充分地执行《日内瓦协定》。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为缓和局势和促进组成一个有广泛基础的政府所作的调解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日内瓦协定》所设想的机制是克服目前阻挠以符合阿富汗所有人民的利益的方式最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各种困难的适当工具。联合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斡旋特派团（联合国阿巴斡旋团）应通过确保《日内瓦协定》得到一贯的执行，在实现这一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真诚地希望，将为按照阿富汗人民的愿望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创造政治条件。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俄语发言）：主席同志，我首先要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职务，并祝愿你成功地主持本月份安理会事务。我们熟谙你的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渊博的知识，这使你能够胜任各种联合国机构的工作。你在联合国各代表团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和尊重无疑将使你能够在本机构这一艰难和紧张的工作时期恰当地履行安理会主席职责。我还要向你的前任，塞内加尔常驻代表迪阿罗夫人致意，她成功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工作。

今天是安理会应阿富汗代表的请求审议题为“阿富汗局势”的议程项目的第三周的开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直密切注视着在安全理事会进行的这场讨论，因为我们对阿富汗的事态发展和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可能对阿富汗问题造成的后果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我们同情阿富汗的关切还出于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在两个月前撤出该国的有限的苏联军队的分遣队中也有乌克兰的儿子们，其中许多人在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中献出了生命。

乌克兰人民果断地支持为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所作的一切努力，并对缔结促成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日内瓦协定》表示了欢迎。

正如许多先前的发言者指出的那样，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恰逢为促进全面解决阿富汗问题开辟了道路的日内瓦协定签署一周年。协定的主要内容和要旨是消除不利于克服阿富汗内部意见分歧和分裂的外部条件，并使阿富汗人得出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即有必要寻求消除他们意见分歧的方法。

由于签署了这些协定，阿富汗局势才得以实现军事缓和，从而致使严格遵守苏联根据制定的时间表撤军的计划。

阿富汗政府则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民族和解方案，并实行了一些关于解决难民问题的立法和其他必要措施，为联合国在该领土上的斡旋团发挥作用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

因此，似乎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一切条件已经具备。但是，阿富汗的紧张局势不仅没有缓和，而实际上正在升级。

巴基斯坦在推动阿富汗反政府组织活动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反抗力量向贾拉拉巴德和阿富汗其它地区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带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阿富汗外长的发言中所提供的情况已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想提到《纽约时报》4月23日即昨天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关于阿富汗反抗力量袭击贾拉拉巴德的决定，是巴基斯坦政府

“在巴基斯坦召开的一次有美国大使在场的文职和军事官员的会议上”（1989年4月23日《纽约时报》，第1页）

作出的。

对贾拉拉巴德的袭击还揭示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阿富汗共和国目前不仅受到反抗者的进攻，而且受到来自巴基斯坦的直接武装侵略。根据这方面的大量证据，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已进入阿富汗，并对之进行攻击。这只是进一步恶化了局势。正如很多发言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些活动不仅威胁该区域的稳定，而且还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有些人企图把阿富汗目前的事态发展描述为好象完全是阿富汗人民的内部问题。他们说使该问题国际化并在安理会中讨论，不会促进阿富汗局势的全面解决。我不同意这种概念。情况很清楚——人们已引用很多事实来证实这一情况——巴基斯坦对一个相邻主权国家的内政进行了直接干涉，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能谈什么冲突的内部性质？我刚刚提到的《纽约时报》昨天发表的文章明确指出，

“关于袭击贾拉拉巴德的决定表明了他们是如何进行这场战争的…。主要决定是由巴基斯坦在无阿富汗人却有美国人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同上，第16页）

当然，伊斯兰堡的匿名反驳不过突出了《纽约时报》文章描述的事实情况。

对于苏联部队从阿富汗撤出消除了阿富汗问题的一切外部因素，因此，该问题已完全成为内部问题以及安理会不应加入解决的看法，我们不能同意。阿富汗目前的军事活动证明，我们看到当今世界上主要区域冲突之一。安理会对该问题不应袖手旁观。

无论日内瓦协定成立了何种监督机构，这并未剥夺任何一方——在该问题中即阿富汗——政府来到安理会的权利。我们认为，安理会讨论该问题有助于它履行其《宪章》义务，即采取实际措施、特别是根据《宪章》第36条，促进制止敌对行动和恢复阿富汗的和平。我们所了解的事实是：安理会被授权，可在争论的任何阶段建议适当程序或调整办法。我们认为，如果不仅苏联和阿富汗共和国，而且日内瓦协定的其它缔约国，特别是巴基斯坦负责任地 and 一贯地履行协定规定的全部义务，就会在解决阿富汗问题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实际上，巴基斯坦违反了它和阿富汗在日内瓦签订的双边协定的所有条款。我不想占用安理会太多的时间列举所有违反事件，我只要提及其中的几个条款。例如，根据《协定》，缔约双方保证相互避免对另外一方进行武装干涉、颠覆、军事占领或任何其它形式的公开和秘密的干预和干涉；不以任何借口直接或间接地助长、鼓励或支持针对另外的缔约一方的叛乱和分离活动；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团结或颠覆另一缔约国的政治秩序；防止在其领土上训练、装备、资助和征募来自任何方面、旨在从事针对另外的缔约国的敌对活动的雇佣军，或向另外的缔约国领土派遣这种雇佣军。日内瓦协定是很明智和具有预示力的。

直接与该协定有关的方面——阿富汗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在发言中严正地提出了对违反这些和其它条款行为的具体证据，安理会内没有任何人反驳这一证据。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在其关于该问题所做的决定中要求巴基斯坦严格履行其所承担的义务。

主席同志，如您所知，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国际保证的宣言》。《宣言》特别指出，双方保证绝不对阿富汗共和国内政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干预，并尊重阿巴双边协定中所提出的承诺。

谁能拿这些条款同怀疑阿富汗现政府的合法性的企图和要中断外交关系的打算相比较呢？实际上只有美国，而它是这个与该政府一道达成的协定的保障国。

前面一些发言者指出，喀布尔现政府并不代表任何人，得不到阿富汗人民的支持。然而，阿富汗自1989年以来的事态表明并非如此，贾拉拉巴德附近发生的一切表明，关于阿富汗军队无法保卫自己国家的预测是不可靠的。反抗力量的领导人预言喀布尔政权将会自己消灭自己。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这些新的情况在军事方面比以往更为复杂，阿富汗共和国政府在这些情况所开展的活动已表明该政权及其为促进该国局势稳定而具有的解决政治与军事问题的能力是多么重要。不仅如此，在这一武装斗争中继续所谓七方联盟的政策已充分揭露了关于圣战者的斗争是争取解放的斗争这一说法。在苏联部队撤出之后，他们一直在同自己的人民作战。

在这些情况下，外国向反对派提供援助和巴基斯坦直接参与阿富汗领土内的敌对活动，这完完全全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公然干涉。

一些人对阿富汗境内出现SCUD型导弹极为惊恐。这些人对反对派拥有十分尖端的武器——导弹，大炮等等——为何却毫不担心呢？正是这些武器在确确实实地摧毁贾拉拉巴德。我指不是《毒刺》式导弹或《吹管》式导弹。那些是针对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馆使用的武器。

为了最终在阿富汗实现和平，使《日内瓦协议》能够真正得到执行，为其它区域性问题的解决树立榜样，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应当作出努力。正如戈尔巴乔夫先生今年4月5日在古巴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

“国际社会应当也必须为这些事件采取负责的态度。在各直接有关各方达成的《协定》基础上，为和平解决这一冲突进行国际合作正变得更为必要。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阿富汗冲突的解决是一块试金石。”

曾经对签署《日内瓦协定》做出巨大贡献的联合国必须在实施这些协定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在目前的情况下，联合国阿巴特派斡旋团的维持和平作用正变得更为重要。其职能及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逗留的时间长短在《日内瓦协定》中均作了规定。该团可以仔细地对阿富汗外交部长的发言（S/20585）所涉及的违反行为进行核实。

为此，我们支持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上设立永久性的关卡。在建立联合国阿巴特派斡旋团时，所有人都认为《日内瓦协定》会得到严格的执行，但是，当巴基斯坦公然违反这些协定时，理所当然就出现了必须提高该机制的效能这一问题。

联合国阿巴特派斡旋团哨所的数量要少于《日内瓦协定》中所规定的数量。秘书长可以在根据大会第43/20号决议，推动迅速在阿富汗实现全面政治解决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秘书长一样，对阿富汗境内的敌对活动升级表示关切，认为秘书长呼吁《日内瓦协定》各方确保严格履行所有义务是及时的。

一致通过的上述大会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促进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强调有必要在阿富汗人中就建立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政府进行对话。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表明其对该决议的态度，寻求途径促进这一决议得到有效执行。戈尔巴乔夫先生在去年12月7日在大会的发言中就阿富汗问题实现全面解决提出了现实的方案。他的各种建议，其中包括就阿富汗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依然有效。

真诚地实施《日内瓦协定》是对各方的和平意愿的唯一试金石。任何贬低和无视这些协定的行动都会损害协定的执行，危及到这一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我们期望安理会对执行《日内瓦协定》的进程做出自己的贡献，迅速采取步骤，终止外界对阿富汗事务的干涉并从而促进在该国实现和平解决。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刚果代表。我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阿杜基先生（刚果）（以法语发言）：我高兴地代表我国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伟大的国家，刚果的朋友和伙伴担任安理会主席。你具备外交家的杰出品质，我相信，这将使你成功地在四月份履行安理会主席的重要职能。

我也感谢三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的塞内加尔常驻代表迪阿罗夫人。她既胜任

工作，又有魅力，在任期内杰出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不论人们喜欢与否，安理会目前的会议至少有一点巨大的好处，即使我们所有人意识到一个严峻的事实：阿富汗局势依是一场深远的危机。例如，不妨看一下许多眼看着自己的生活支离破碎的阿富汗难民的惨况；在阿富汗领土上，在各城市周围，在贾拉拉巴德周围，甚至在喀布尔，战斗仍在持续，发出可怕的回响，后者今天早上刚遭受火箭袭击。由此造成的局势有可能破坏关于解决阿富汗局势的《日内瓦协定》。

从在本次辩论中许多发言者的评论和公正的旁观者——例如1989年4月23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的报道——的话来看，这场战斗似乎正从外部得到有力的鼓励，其目标似乎完全是为了推翻阿富汗共和国政府。

我国代表团认为，军事选择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自从1988年4月14日以来，有关各方已经拥有得到美利坚合众国与苏联保障的日内瓦协议提供的各种机制。因此，协议各方竟然作起黄粱美梦，而不是尊重能导致全面和平解决的自由谈判产生的条款，这是令人不安的。

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该区域恢复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先决条件的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已经完成撤退，因此刚果对阿富汗的局势更为关切。然而，我们欢迎苏联按照它保证的时间表和其它承诺，撤出了这些军队。

很难理解国际社会如何能够在阿富汗人民这一极其紧张的时刻无动于衷，而日内瓦协议设想的解决方法摇摇欲坠，并且我们听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严厉指控干涉和侵略行径。

国际关系全面气氛的改善使得《日内瓦协定》得以缔结，这是在联合国耐心协调下达成的。秘书长在1988年4月14日强调，缔约国和担保国严格忠实履行诺言是重要的。今天，秘书长的这一声明比以往更加适时。

鉴于国际形势中存在的普遍希望，我们对大会第43届会议审议有关阿富汗的局势和通过关于该项目的决议时的协商一致意见深感鼓舞。国际社会必须继续为阿富汗难民返回自己国家和阿富汗人民的自决坚定地工作。紧急呼吁严格尊重根据《日内瓦协定》承担的义务将保证这些目标的实现和在该区域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这些协定能够成为全面解决现实的基础以及对秘书长的努力和联合国的斡旋使命的新的支持。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刚果人民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阿富汗外长，我请他发言。

瓦基尔先生（阿富汗）（以达里语发言；英文译本由代表团提供）：安全理事会过去两周里一直在讨论巴基斯坦侵略和干涉阿富汗内政的问题，这正对我们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应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阿富汗共和国要求进行的这次讨论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34条和第35条第一款。

我在1989年4月11日安全理事会中的发言里提出了表明巴基斯坦侵略和干涉阿富汗内政以及巴基斯坦不断违反《日内瓦协定》的文字和精神的不可否认的事实和数据。现在我仅提出我国政府对造成这一复杂局势的原因的见解和解决这一局势的办法。

首先，值得注意各国代表、包括安全理事会一些成员的发言已经表明在世界的我们这个地区存在着一场区域冲突。这场冲突持续了十年，并且自从苏联军队完成从阿富汗撤出以来进一步加剧了。巴基斯坦代表4月11日发言的语调和内容本身表明了这一冲突的存在。

巴基斯坦代表对阿富汗、其政府和人民的诽谤性和不负责任的发言并不令人惊奇。这些讲话是过去十年中在各国际论坛中反复提出的陈词滥调。重要的是下列事实，尽管签署了《日内瓦协定》、苏联军队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出和为结束阿富汗的战争和流血创造了崭新的局面，巴基斯坦仍然坚持不放其基于对阿富汗内政的干涉和干预之上的老政策，从而使结束阿富汗人之间的兄弟残杀和实现阿富汗民族的和解均受到阻碍。

巴基斯坦代表充满敌意的发言，包括呼吁推翻阿富汗合法政府的口号需要得到认真重视——这些话是在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捍卫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尊重的安全理事会里说的，并且是当着《日内瓦协定》两个担保国苏联和美国的代表的面说的。这些发言暴露了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另有所图，实际上反映了巴基斯坦在区域中的战略政策，巴基斯坦军事统治者推行的削弱他们的邻国阿富汗的政策。

在现代文明世界上——其中国家间的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的原则、各国主权平等的权力和不干涉和不干预别国内政的原则——叫嚣推翻一个邻国政府的口号违背了国际法准则、《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原则，而且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这粗暴地违反了《日内瓦协定》。

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签署的《日内瓦协定》的第一个文件《阿富汗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相互关系原则、特别是不干预和不干涉原则的双边协定》的第一条规定：

“缔约国间关系应严格遵守不干涉和不干预别国事务的原则”。(S/19835, 附件一, 第2页)

应当注意，巴基斯坦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中叫嚣口号要推翻的政府正是该国一年多以前当着秘书长和苏联及美国外长的面签署《日内瓦协定》时保证不干涉其内政的政府。从这一侵略和干预立场出发，巴基斯坦对《日内瓦协定》缺乏诚意昭然若揭——这已经造成完全无视关于不干涉和不干预文件第二条的所有13款。

同一文件第二条第6款规定每个缔约国保证：

“避免以任何形式或以任何借口采取任何动摇或破坏另一缔约国稳定或其任何机构的行动或企图。”(第3页)

同一条的第8款规定它们保证：

“制止为对另一缔约国采取敌对行动而在其领土内训练、装备、资助和招募任何来路的雇佣军，或派遣这些雇佣军进入另一缔约国领土，并拒绝提供包括资助雇佣军训练、装备和过境在内的便利。”(第3页)

第二条第 1 2 段内容如下：

“防止在其领土内的营地和基地或其他地方出现、窝藏、组织、训练、资助、装备和武装蓄意在另一缔约国进行颠覆和制造混乱和动乱的个人和政治、种族及任何其他集团，并防止这些个人和团体利用大众传播工具及运输武器、军火和装备；（S/19835,第5页）

该条第 1 3 段责成缔约国巴基斯坦，

“不得采取或允许可视为干预或干涉行为的任何其他行动”。（同上）

如何才能把上述具体、明确的原则——巴基斯坦政府已庄严宣布执行这些原则——与我国与巴基斯坦接壤的省份的局势结合起来呢？巴基斯坦代表在其发言中说，外国记者已访问了贾拉拉巴德市附近的战争前线。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记者是通过哪个国家、经过哪个国家当局的批准访问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宁加哈省的？这些记者并没得到阿富汗共和国领事馆发的入境签证？

更重要的问题是：不断落在贾拉拉巴德市居民身上的数千枚火箭、火炮以及迫击炮炮弹是从哪里来的？是哪个国家被用来作为向阿富汗领土运输这些武器的通道？事实是，巴基斯坦不仅无视《日内瓦协定》规定的所有义务，而且通过向阿富汗派遣民兵和军官，通过向武装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提供后勤援助，它实际上侵犯了阿富汗的独立、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

任何一种逻辑都无法使世界舆论相信，如果巴基斯坦没有违背日内瓦协定的条款，阿富汗各边境省尤其是贾拉拉巴德市周围，还会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现在在这些地方，各种重、轻型武器都被使用，成千上万的火箭、大炮和迫击炮不停地开火。苏联撤军后唯有在靠近巴基斯坦的省份，而不是在其它省份发生军事行动升级的事实本身就表明，这些省份的武装极端主义分子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巴基斯坦领土上几百个兵站、军事训练中心和其它基础设施的支持，日内瓦协议签署后，这些兵站、训练中心和基础设施本应拆除的

鉴于所有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怎么可能把巴基斯坦所说的阿富汗目前的局势是内部问题，并不属于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话当真呢？世界新闻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巴基斯坦在过去一年里采取过任何遵守《日内瓦协议》条款的行动。我们从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中甚至没有听到一句关于巴基斯坦遵守日内瓦协定中任何一项条款的内容。

巴基斯坦正拼命向世界表明：阿富汗周围的整个局势是苏联在该国驻军的结果，日内瓦协定签署的唯一目的是苏联撤军。如果事实如此，为什么还要双方花几年时间就不干涉和不干预条款进行谈判并就此拟定文件？为什么巴基斯坦同意讨论不干涉和不干预问题，并签署有关协议？其理由是存在着巴基斯坦方面对阿富汗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干预，要中止这种干涉和干预就必须签署一项协议。巴基斯坦方面必须记住，根据它的要求，在协议签署之日和协议生效之日之间规定了一个月时间，目的完全是为了让巴基斯坦有时间拆除办事处、武器库、训练中心和武装极端主义反对派的宣传工具，以便为遵守关于不干涉、不干预的《协议》创造条件。但是，巴基斯坦能说出日内瓦协定签署后一年里，而不是一个月里，它执行了那些条款吗？

英国广播公司一名记者1989年3月18日在喀布尔访问秘书长的副代表劳利·赫尔米南将军时提出下列问题：

“去过边界的记者提出了看来似乎相当有说服力的关于巴基斯坦在边界地区卷入活动的证据。我不知道您是否也能得到关于那里发生的特别事件的详细情况？”

这位记者还问：

“赫尔米南将军，《日内瓦协定》中有一条款特别谈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巴基斯坦不应当允许在其土地上存在着支持圣战者的电台、办事处等各种不同的机构。但如果人们到白沙瓦去，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到这些办事处、电台均存在，这是违反日内瓦协定的。这样的地方似乎不难找到，它们就在光天化

日之下。您有没有提到过这一点？这是正在发生的违反日内瓦协定的行为。对此采取了些什么措施？”

赫尔米南将军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如下：

“几个月前我们就已经收到了阿富汗政府关于这些问题的抱怨。我们已把这些报告交给巴基斯坦政府，并得到了一些答复。所有这些材料以及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都已送交联合国秘书长。”

在同一采访中，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表达了这样一个看法：关于巴基斯坦干预战争的事实本身就是违反日内瓦协定的。

访问过这一地区和熟悉我们边境省情况的记者也这样认为。巴基斯坦对记者观察到并进行了报道的那些事实能提出怎样的解释呢？

军种间情报处在阿富汗军事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如此之明显，谁也无法在世界舆论面前对它加以掩盖。1989年2月24日《金融时报》这样报道：

“人们毫不怀疑的另一点是，被称为ISI（三军种间情报处）的巴基斯坦军事情报机构的操纵程度，这些武器就是通过该机构分配的，该机构的高级官员已承认，主要任务是保持联盟的一致。”

1989年3月6日《华盛顿邮报》引用外交人士的话说：

“反对派和外交人士说，军种间情报处显然企图指挥游击队如何进行具体的军事行动，要他们最大限度地加强赫克马特亚在任何胜利中的作用和荣誉，有一次，东部省首都贾拉拉巴德附近的阿富汗游击队曾谈到过反对派领导人就关于攻打该市的军种间情报处计划发生过争议，该计划本来要把领导地位给予在该地区只拥有几支部队，但却是赫克马特亚的政治盟友的一位指挥官。”

1989年3月29日在《世界日报》一篇题目为“巴基斯坦军队继续干预阿富汗各抵抗集团事务”的文章中说：

“齐亚虽然死了，但巴基斯坦军事情报机构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巴基斯坦日益发展的新民主。巴基斯坦军事情报机构在贾拉拉巴德发动的战争造成的流血是巴基斯坦过时活动的另一种形式。”

国际大众媒介中有这么多的报道，人们怎么可能接受巴基斯坦代表的话，说外国记者没有报道巴基斯坦参与连接巴基斯坦的阿富汗省份中的军事活动？这些报道不仅表明七派联盟中间分歧很深，而且说明表面上似乎是由七派联盟领导作出的决定的背后有巴军种间情报处插手。这种情况的存在使阿富汗国内许多指挥官感到气愤。1989年4月1日《华盛顿时报》引用阿卜杜拉·哈克的话说：

“巴军种间情报处二个月来每天催我们开战。我们对他们说不行，时间不成熟。最后，他们找到了愿意为他们开战的人”。

巴基斯坦怎么回答指挥官阿卜杜拉·哈克的这番话？他的话不仅揭穿了正力图伪装清白的巴基斯坦的谎言，而且具有其他意义。它表明巴军种间情报处完全参与了攻打贾拉拉巴德的军事行动，而且同时表明，这种干涉如此深入与傲慢，以至多年来一直与巴军种间情报处合作的指挥官阿卜杜拉·哈克作为一个阿富汗人感到不安。这也证明了一种说法，阿富汗人是不能永远收买的，他们不能长期生活在外国统治下。

巴基斯坦的侵略和对阿富汗内政干涉也引起了巴基斯坦国内和平力量的抗议。科威特通讯社今年4月初引用巴基斯坦民族民主党领袖阿卜杜拉·瓦里·汉的话说，巴基斯坦正在把大批武器从巴基斯坦运往阿富汗，再带回巴基斯坦许多尸体。他还说，巴基斯坦给边界那边送武器，就不能期望人家回敬给这一边鲜花。

作为一个同兄弟的巴基斯坦有着无数深刻的宗教、历史和文化联系的伊斯兰邻国，我们真想给另一边送鲜花，但反过来，巴基斯坦政府也有伊斯兰的职责，如果不送鲜花，至少也应该停止向阿富汗运送武器。在过去十年中武器一直不停地运入阿富汗。

在巴基斯坦发行的《战斗报》4月初引用瓦里·汉的话说，巴基斯坦把阿富汗当作巴基斯坦的第五个省，正企图在喀布尔设立一个由它一手扶植的政府。

事实是阿富汗不是巴基斯坦的第五个省。巴基斯坦没有权力把它炮制的政府强加给阿富汗。阿富汗是自由的阿富汗人的国家，他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有爱国和热爱自由的传统。阿富汗人是贫穷的民族，但他们很自豪并热爱自由。在整个历史中他们生活在自由之中，将来将继续生活在自由中。勇敢的阿富汗人民及其英勇的武装部队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在Hendo Kosh山峰纳入它的势力范围。阿富汗的历史证明，过去，每当强大的帝国对阿富汗抱有野心时，它们的结果总是在阿富汗的激烈抵抗前面被迫放弃它们的计划。

看来巴基斯坦仍在推行齐亚·哈克将军的阿富汗计划。1989年4月3日的《纽约时报》在一篇评论中引证一名美国学者塞利格·哈里森的话写道，齐亚·哈克将军在一次采访中说，

“我们已经赢得了在喀布尔有一个非常友好政权的权利。我们不允许它再象以前那样，……”

国际法中没有这种“权利”。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决定一个邻国的政府形式，那怕这个国家在友谊的幌子下持续干涉和干预邻国内政达十年之久。干涉和干预邻国内政不是一项权利，而是违反国际法。

阿富汗共和国愿同巴基斯坦和其他任何邻国建立睦邻友好与合作的密切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应以权利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为基础，而不是由一国对另一国施加影响。阿富汗人，阿富汗共和国政府和阿富汗现领导目前的政策要保证阿富汗继续成为一个自由、独立、不结盟和中立的国家，与全世界所有国家特别是邻国友好，但不受任何国家影响和左右。这样一个自由、独立的阿富汗以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国家崇高的民族利益、神圣的伊斯兰宗教教义和阿富汗人民根深蒂固的传统与习惯为政策的基础，同时也考虑邻国、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与该地区问题有关的国家的正当利益。

巴基斯坦军国主义分子现在对阿富汗继续推行巴基斯坦前总统的侵略与干涉政策得不到巴基斯坦人民的支持，巴基斯坦人民对阿富汗人民有着深厚的宗教与兄弟感情。

巴基斯坦团结运动领袖阿斯加尔·汗1989年4月3日在对国内外记者的一次讲话中警告说，继续推行过去对阿富汗的错误政策将给巴基斯坦安全带来灾难，他进一步说：

“他们不但不以《日内瓦协定》为基础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反而采用军事办法，企图征服阿富汗。”

巴基斯坦自由阵线中央委员会成员罗执·汉指出，不能用巴基斯坦的领土造成阿富汗人流血。巴基斯坦决不能派军事人员和民兵同武装的极端分子一起与阿富汗人作战。”

还有什么能比这种巴基斯坦政治家批评侵略和干涉阿富汗内政的话更有力地说明问题？有谁能说，尽管他们这么说，阿富汗人民因由巴基斯坦军事人员和民兵直接参加的毫无意义的相互残杀而造成的痛苦不是侵略造成的？大会1974年12月14日通过的《侵略定义》第三条提出：

“任何下列行为，不论是否经过宣战，都构成侵略行为……

“(g) 一个国家或以其名义派遣武装小队、武装团体、非正规军或雇佣兵，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武力行为……”（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第三条第(g)段）

根据这一定义，武装、装备和从巴基斯坦领土派遣武装极端分子进入阿富汗，特别是巴基斯坦军事人员和民兵直接参加贾拉拉巴德市四周的军事行动只能是侵略。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这一侵略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34条和35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们希望联合国这一伟大和庄严的机构不会无视因巴基斯坦对阿富汗的侵略而造成的紧张局势，进而不鼓励侵略者。

巴基斯坦军种间情报处策划在紧接苏军撤离阿富汗前后侵略阿富汗的计划给阿富汗人民特别是平民人口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这一出戏包括对阿富汗人民采取一系列最惨无人道的措施，由此策划向阿富汗输出一个巴基斯坦的傀儡政府，这样实际上通过同这个国家建立一个邦联就把阿富汗变成巴基斯坦的第五个省。

这出戏的一开始是重炮轰击阿富汗的城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富汗东部和南部的许多城镇，包括喀布尔每天都受几百枚炮弹的轰炸。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包括男女老少都成了这种盲目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日内瓦协定签署后的一年里，总共向阿富汗居民众多的城镇进行了432,730轮火箭、大炮、迫击炮和其它重型武器的炮轰。由于这一野蛮的行径，2 222人死亡，13 775人受伤，其中包括1 505名儿童；这些野蛮行径所造成的财产损失高达几十亿美元，这对象阿富汗这样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来说，确实是令人痛心的。

对城镇的这些疯狂轰击的目的是使平民百姓感到恐怖，并削弱人民抵抗武装极端分子的力量。与此同时，就在2月15日之前，一些西方国家以安全考虑为借口，关闭了各自在喀布尔的使馆，这一行动的宣传和心理战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在拉瓦尔品第设立所谓的七方联盟协商会议是军种间情报处事先策划的这出戏的另一组成部分；虽然联盟成员之间的深刻分歧是难以掩饰的，但是，在军种间情报局的直接压力之下，依靠沙特阿拉伯提供的钱，协商会议匆匆忙忙地召开了。协商会议被迫同意设立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利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来收买所谓的协商会议的参加者符合巴基斯坦军国主义者的政策，他们一向极力为训练和武装极端分子势力寻找可靠的财政来源。然而，这一政策增加了该区域之外国家对我们区域事务的影响力，并且使阿富汗境内及其周围的问题复杂化。

关于沙特阿拉伯扮演的角色，《独立日报》在1989年3月29日谈到了下面的情况：

“最近，最令人关注的是沙特支持的Wahhabi游击队的活动，其人数由于阿拉伯志愿者而有所扩大，以前这些志愿者不能卷入战争，现在巴基斯坦人

允许他们参与，从而提高最为极端的阿富汗伊斯兰教团体的声威。他们发过誓不留俘虏。”

因此，沙特阿拉伯同巴基斯坦军国主义者勾结，正在极力推行普及一种独特教派 Wahhabi 教派的计划，该教派同阿富汗的穆斯林徒，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都是不相容的。这样做旨在增加沙特阿拉伯对今后阿富汗设立的政府的影响力。

沙特阿拉伯继续在支持伊斯兰教的掩饰下推行这项政策，但是，事实仍然是，在伊斯兰教信条的基础上，人们希望沙特阿拉伯，发挥作用制止战争和相互残杀，确保阿富汗这个伊斯兰国家的和平与平静，并在阿富汗伊斯兰教的各派之间建立兄弟般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勾结反对阿富汗共和国的阴谋是军种间情报处策划的这出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它们通过这一阴谋试图对伊斯兰会议强加利他主义的目标。这一行动不符合伊斯兰世界团结的利益。在苏联完成从阿富汗撤军的工作前后，巴基斯坦对阿富汗进行直接的军事侵略，支持武装的极端分子夺取贾拉拉巴德城的行动，这也许是军种间情报处策划的向贾拉拉巴德城输入在拉瓦尔品第建立的政策的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在那里扶植这样一个政府，为的是推行巴基斯坦的策略：建立一个必须依赖巴基斯坦的软弱、落后的阿富汗。

然而，这出戏的最惨无人道的一幕是，对阿富汗东部和南部的城市，包括喀布尔实行经济封锁，在军种间情报处的命令之下，极端分子的武装组织极力加以执行。在喀布尔寒冷的冬天——二十年来最低气温的记录——他们连续几个星期企图让喀布尔和其它一些城市的居民断绝面粉、面包、茶叶、食油、糖、肉和燃料，给居民们造成一种十分悲惨的局面。一方面，喀布尔的200多万居民，包括无辜的儿童、老人、妇女和病人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另一方面，在巴基斯坦军种间情报处的命令之下，武装的极端分子把从 Salang 公路上的运输卡车上偷来的一袋袋面粉和糖用来筑战壕和工事。

这一惨无人道和反伊斯兰的行动的目的在于迫使人民叛乱反对政府，然后大肆宣传说政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已经孤立。

然而，由于阿富汗人民和政府的爱国抵抗运动，军种间情报处策划的这一阴谋没有得逞，而且今后也没有机会得逞。对炮击采取了防御措施，贾拉拉巴德城的守卫者英勇地守卫这座城市，奏出了英雄史诗。压倒多数的伊斯兰国家拒绝承认在巴基斯坦设立的政府。公路开放了，由于喀布尔人民的活力和坚定立场，他们一直以勇敢和团结的力量预住了对该城的严峻封锁。时间将一年年地过去，新一代不断地出现，但是，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时期：一方面是阿富汗人民的牺牲和坚定决心，另一方面是巴基斯坦的侵略和干涉以及武装的极端分子的罪行。

过去两个月里的事态清楚地表明，军种间情报处寻求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是完全打错算盘了。它所得到的是加剧阿富汗境内毫无意义的相互残杀的战争，再使数百名阿富汗人流血牺牲。正是由于这些野心勃勃的估计错误，巴基斯坦选择了一种没有前景的军事解决办法。它只能为阿富汗人造成更多的流血事件，并使这个国家进一步受到破坏。正是由于选择了军事解决办法，巴基斯坦尽力阻碍阿富汗的民族和解和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

然而，巴基斯坦必须知道，让阿富汗人躺在自己的血泊中将影响到巴基斯坦和该区域的局势，并且对今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两个穆斯林邻国的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每当巴基斯坦军队对其邻国犯下侵略罪行，从一开始它就面临可耻的失败。巴基斯坦让阿富汗人在前线继续对阿富汗进行侵略有可能再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阿富汗人民很快充分地认识到巴基斯坦军国主义者的真正用意。

巴基斯坦代表指出，在巴基斯坦为阿富汗设立的所谓政府是代表大多数阿富汗人的独立机构协商会议二月份在拉瓦尔品第开会时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出来的。然而，采访设立这个协商会议过程的记者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在1989年3月6日报道说：

“军种间情报处在上个月叛乱分子的协商会议上也扮演了一个明显角色，七党派要求召开协商会议来组成一个阿富汗过渡政府……”。

《金融时报》在1989年2月24日报道说：

“军种间情报处高级官员在协商会议幕后策划，对程序进行‘指导’。与会代表称可拿到400,000巴基斯坦卢比（25,430美元）”。

法国报纸《世界报》在1989年3月29日报道说：

“阿富汗抵抗力量的许多领导人抱怨说，在协商会议开会期间，他们一直受到巴基斯坦军方情报局的压力……简而言之，协商会议的许多成员已经被收买。”

这就是军种间情报处企图通过军事手段强加给阿富汗人民的所谓协商会议和临时政府的真面目。然而，必须注意到，巴基斯坦对七方联盟施加的压力只会加深联盟中的不和，从而使阿富汗社会不同方面的阿富汗人之间对话和建立一个基础广泛政府的努力复杂化。更为重要的是，只要它愿意，任何国家都能在自己的领土上为自己的近邻建立这样一种政府。以非民主方式在外国土地上，而不是在阿富汗建立的协商会议不可能代表阿富汗人民。这种协商会议没有权力为阿富汗人民建立一个政府。协商会议以一开始仅仅开了几分钟的会便马上面临一片混乱，它在军种间情报处的极端压力下建立了一个由后者选择的政府，随后马上散会。如果有关已控制了阿富汗大部分领土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应该在阿富汗境内、而不是在外国领土上成立协商会议。事实是，协商会议建立的这个所谓临时政府只能偷偷钻进阿富汗边界地区几小时，随后便不得不飞快逃回巴基斯坦和军种间情报处的怀里。

在巴基斯坦成立的政府没有任何法律基础，还没有就其内阁成员的组成与军种间情报处达成一致意见，因而已遭到部分反对派、众多的军官、在邻国和欧洲以及美国的大多数难民、阿富汗的政治集团和人民的摒弃。1989年2月24日的《金融时报》这样报道说：

“与此同时，在白沙瓦和奎达——在巴基斯坦的三百五十万阿富汗难民就来自那儿，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协商会议的示威，认为它没有代表性，受巴基斯坦和原教旨主义者操纵以使一个它们选择的政府合法化。”

还应该提到，世界大众媒介还报道了巴基斯坦军队和基地在巴基斯坦的武装原教旨主义者镇压这些示威的情况。

事实是，巴基斯坦的这一傀儡政府——它从军种间情报处处长哈密德·古尔将军那儿接受命令——缺乏一种文明的政治秩序，完全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体制，确保生活和工作的正常条件，保证其武装成员遵守纪律，或履行国际义务。

持续几周的贾拉拉巴德市之战是巴基斯坦的一个阴谋，是一种侵略。阿富汗共和国武装部队的人员——从普通士兵到将军——勇于牺牲，但拒绝投降或接受失败。他们以出色的勇气和英雄主义精神击败了巴基斯坦的阴谋。《纽约时报》记者亨利·卡姆4月16日从伊斯兰堡发了一篇报道，刊登在昨天，即4月23日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他的报道揭露了巴基斯坦对阿富汗进行侵略和干涉的整个阴谋，披露了巴基斯坦政府袭击贾拉拉巴德市的决定的详细内容。鉴于这些事实，掩盖真相或欺骗世界舆论是再也不可能了。以下是该报道的全文：

“巴基斯坦人报告命令阿富汗叛军进行袭击——美国特使前来参加决定——布托小组在没有阿富汗人在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行动停止：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4月16日电——据巴基斯坦参与者和其它巴基斯坦官员说，阿富汗游击队力量向贾拉拉巴德东部主要小镇发动的正面攻击是贝·布托总理的政府在一次由巴基斯坦文职和军事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命令的，当时美国大使也在场。

“三月五日的会议上没有阿富汗人在场，进攻的决定是不顾巴基斯坦军事情报处处长的反对作出的。进攻陷入了一场代价昂贵的包围，使人怀疑游击队是否有能力早日战胜或到底是否能够战胜苏联支持的喀布尔政府。

“巴基斯坦的信念：

“巴基斯坦相信，一次出色的军事胜利将加强这些机会。此外，布托政府几个月来一直从其情报处和美国盟友那儿得知，阿富汗最东边的两个城镇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在苏联军队撤出后几周内一定会被叛军攻陷，为随后马上夺取首都喀布尔铺平道路。

“由于随着一年前巴基斯坦和喀布尔政府签署由美国和苏联支持的《日内瓦协定》苏联部队的撤出已成为肯定的事，迅速推翻纳吉布拉主席的情景实际上已成为巴基斯坦和美国情报机构的理论。

“一个军事部门：

“巴基斯坦一位高级官员说，由于由军种间情报处负责，没有阿富汗人出席三月份的会议。

“他指的是巴基斯坦军种间情报处——一个军事部门，自从苏联1979年12月进行干预以来，情报处决定了阿富汗叛军领导人，组成了七派游击队联盟；该联盟的基地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市，它名义上进行斗争，实际上指挥和协调军事和政治行动。

“由于美国在吉米·卡特任总统期间从军事上全力支持叛军，中央情报局一直是巴基斯坦情报处的主要伙伴。它通过情报处向叛军传递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和钱。

“过渡——命令进攻贾拉拉巴德

“据巴基斯坦官员说，政治和军事考虑促使布托夫人决定指示其情报部门命令进攻贾拉拉巴德。

“3月5日的会议是在七派联盟刚刚转为一个临时政府之后、伊斯兰会议组织外长会议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之前召开的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叛军的第二主要资助来源——希望会议上决定新政府的所在地，以此加强它获得国际承认的机会。

“据一位参与者说，军种间情报处处长哈密德·古尔中将告诫三月份的会议不要发动袭击。据报道，他解释说，情报处相信，相互对立的游击队组织没有能力采取诸如闪电般夺取一个主要城市之类的大规模常规战行动。

“此外，据说情报处相信，美国没有给予叛军发动这种进攻所必需的重型武器。

“中将相反提议对该市与喀布尔之间的联系采取比较长期的消耗战行动，同时加强政府与游击队官员之间的会谈，以使该市投降。

“据一与会者说，这一提议受到了布托夫人的一个密切助手——一个她在军事和阿富汗问题方面特别信任的人——的反对，他是退休少将纳斯鲁拉·巴巴尔，曾经是她父亲、已故布托总理的密友，当巴基斯坦与今天某些游击队领导人的关系刚刚建立时，他是阿富汗前线的一位高级司令官。

“据该参与者说，巴巴尔将军告诉会议说，自从苏联在2月15日完成撤军以来，流逝的时间太多了，而没有取得一次重大的叛军胜利。他说，时间这样流逝会使人渐渐忘却苏联的干预导致人们责怪巴基斯坦继续进行苏联人已经放弃的战争。

“这种意见占了上风，于是布托夫人的政府便命令情报处开始执行它已提出反对意见的进攻行动。罗伯特·奥克雷是否参与讨论或决策，不得而知。

“两天后，进攻真正开始。由于进攻者军事上无能和防御者战斗士气高涨并使用了空军力量，对速胜所作的情报估计落空了。围攻已进入第七周，看不到任何即将结束的迹象。

“熟悉军方的一位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说，在齐亚·哈克总统，——一位在去年八月一次神秘的飞机失事中身亡的将军——的统治下，情报处充当了战争角色。在齐亚将军的统治下（他从1977年起统治巴基斯坦），军方和政府实际上合为一体，他热情地支持阿富汗叛军及其情报处对叛军的操纵。

“尽管去年12月当选的文人政府重新执政（这是自齐亚将军1977年推翻布托女士的父亲并1979年将他绞死以来第一次）该情报处继续主管战争。巴巴拉将军在一次采访中说，布托女士强烈倾向于支持军方对阿富汗的政策，因为这项政策是在其父统治下制定的。

“他回顾说，象Gulbuddin Hekmatyar和Burhanuddin Rabbani那样的叛军领导人在参加了1974年在喀布尔发生的反政府暴乱后跑到巴基斯坦避难。

“我们收留了他们，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阿富汗会有麻烦事，‘前边防军监察长兼西北边陲省省长这样说。‘我们想建立领导阶层，以左右时局！

“他说，自1973年以来，美国也曾经资助这种潜在领导人，并在苏联干预的几个月之前，把Hekmatyar‘置于其保护伞下’。

“不幸的是，阿富汗问题并未解决，‘布托女士在这个新首都较古老的拉瓦尔品第市她的办公室里进行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她列举了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的问题，她说难民人数有360万。

“我们希望所有这些难民返回家园，‘这位总理继续说。‘但，不幸的是，内战正在进行。’

“巴基斯坦和美国情报机构一贯预言，在苏联撤军后不会有重大的内战发生，因为纳吉布拉政府将因作为一个外国强加的政权不得人心而倒台。

“一位接近总理的官员说，她的政府第一次将巴基斯坦在战争中的作用‘置于某种政治影响和见解下’。这位官员将文人作用称为‘部分的政治控制’。

“这位官员解释道，‘作为政治现实，我们确实承认军方的影响，这是无疑的。‘然而，我们不想使它超越某一点，如果这是一个两个不同的前提，不同的假设之点，那么，我想，政方是不想干涉那么多的。

“‘现在已为时已晚。如果我们尽了努力，但不奏效，如果想要实现的目标没有实现，那么，我们将受到责怪。因此，最好放手由那些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的人自己去干’。

“巴基斯坦决定，同美国一起在自己一边指挥战争。

“贾拉拉巴德的这一决定表明，圣战者、或象游击队员自称的伊斯兰圣战者战争是如何被指挥的。重大决定是在阿富汗缺席但美国人在场的情况下由巴基斯坦人作出的。

“尽管情报处在战争中的角色虽没有公开承认但是众所周知的，但美国机构所起的作用却不太明显，并在这里引起种种推测。许多巴基斯坦人认为，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在发号施令。但巴基斯坦高级官员和欧洲外交官却说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苏联和喀布尔政府多年来一直坚持认为，游击队受到伊斯兰堡政府的直接控制。

“一位消息灵通的西方人士说，情报处不仅分配武器，而且按照美国的方式分配由其提供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温和的阿富汗团体的政治官员说，在临时政府组成之前，联盟会议一直是由情报处军官主持的。据一个阿富汗人的报道，当由同样的领导人组成的新政府开会时，还是由这些情报处军官主持。

“支持游击队的国家批评该临时政府作为一个政权行动缓慢，并迟迟不进入该国。其中一些官员把这种情况归咎于领导人之间继续相互猜疑。尽管据说“Abdul Rasul Sayyaf 总理，一位亲沙特阿拉伯的原教旨主义者向 Sibghatullah Mojaddid 总统表示效忠，一位同双方都有接触的外国官员说，根本无法知道是总统还是总理将作为该政权领导人出现。

“温和的阿富汗人以及同情他们的西方人担心，一旦临时政府进入该国境内，得到巴基斯坦军方支持的伊斯兰领导人将利用其军事优势夺取权力。他们说，此举得到巴基斯坦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一位有见识的官员将巴基斯坦军方和中央情报局的态度描绘为，‘那些打仗赢得战争的人应该管理国家’。

“一位西方外交官表示不同意。他说，这也许是齐亚总统的计划，但布托女士知道，一个巴基斯坦傀儡政权在喀布尔是维持不下去的。然而，许多阿富汗温和派人士认为，军方拥有比文人总理更大的实力，齐亚将军的主张在军方中残存下来。

“有人说：‘死人的梦想是我们的恶梦’。

“一位临时政府的官员在讨论美国对谁应掌管共产党后的阿富汗这个问题的态度时说，‘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美巴关系的未来’。

“《内部立场——巴基斯坦拖延承认》：

“巴基斯坦和西方官员承认巴基斯坦目前对游击队的控制，但他们声称，只有当临时政府在阿富汗境内执政时，这种控制才会逐渐消失。

“一位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说，出于这原因，巴基斯坦将不会承认主要由它建立的政权。‘我们还没有承认这个政权，因为我们要让《日内瓦协定》得到尊重’，布托女士作了官方解释。根据协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保证互不干涉内政。

“这位接近总理的官员解释说，为了得到承认，巴基斯坦期望该政府‘做得象一个政府的样子，而不是象一个联盟’，并控制和捍卫阿富汗的一些领土，而不是以这里为基地。

“这位官员还说，巴基斯坦不想‘处于危险境地’，并将不予承认，直至美国和中国表示承认后为止。

“一位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说，情报处与政府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他说，情报处认为，立刻承认本可以通过鼓励开小差而避免这种对贾拉拉巴德代价高昂的围攻。

“对承认临时政府缺乏热忱表明美国和巴基斯坦早些时候以过份乐观的情报为依据的乐观态度发生了普遍变化，为了装出一付乐观的样子，一位外交部高级官员说，‘我们得到的关于喀布尔政府坚持不到6至8个月的情报迄今未证实是错的’。

“但是，高级官员正开始觉得遭到游击队拒绝的看法越来越可以接受，即也许不得不让纳吉布拉政府在政治解决中发挥作用。

“外交部助手说，布托女士曾告诉苏联外长谢尔瓦德纳泽说，游击队领导人将不同喀布尔政权谈判，并认为该政权不能幸存。苏联外长称之为不精确的概念。

“这位官员说，‘总理回答道，这是一个概念问题。如果圣战者的概念被证明是错误的话，那就需要检查一下。’”

(《纽约时报》，1989年4月23日，第1和第6页)

以下文章也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对美国来说，一个决定阿富汗的作用》：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4月16日——巴基斯坦军方依靠美国对阿富汗叛军提供的武器和资金，这使美国可发挥决定性作用，即使战术决定和协作属于巴基斯坦职权范围。

“一位接近官员的有见识的巴基斯坦记者说，通过长期的友好合作，巴基斯坦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和军方趋向于保持看法完全一致。

“对伊斯兰好战者在七党游击队联盟中占统治地位持批评态度的阿富汗游击队人士，以及一些巴基斯坦和西方官员认为，二者在分配武器和资金方面都偏爱宗教热情最狂热的几派。

“一位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说此事属实，然而这只是因为更具宗教动机的集团有较好的战斗记录、较守纪律，没有把供应物资用于谋私利，他们在掌握和使用接受的武器方面组织工作做得较好。他说情报处根据这些原则建立了一套衡量战绩的‘科学制度’。

“分享武器：

“该官员指出，根据这一制度，最激进的伊斯兰斗士 Gulbuddin Hekmatyar

并没有得到最大份额。他说他只得到总数的19%，‘稍低于’另外一个伊斯兰战斗派别、也是接受最多武器的由 Burhanuddin Rabbani 领导的派别。

“该官员表明，尽管美国敦促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约束 Hekmatyar 先生——他说此人在内部斗争中很残酷，但他得到的武器份额并未减少。他说‘有了 Hekmatyar，就不会有纪律方面的问题’，‘他具有最佳能力。他思维敏锐，并保持良好的纪律。我不否认他也很残忍。

“但他说他的残忍行为并未发生在巴基斯坦，因此与巴基斯坦军方无关。

“军事指导：

“‘唯一的指挥方面的威胁就是军种间情报处’，一位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说道。他说情报处必需给予军事指导，而且有时是很严厉的指示。

“他说情报处还拒发武器，以作为对不守纪律现象的惩罚。他说对 Yunis Khalis 一派控制的部队的武器供应最近中断了三个月，因为一支部队去年十一月屠杀了一批战俘。

“随着临时政府的组成，美国和巴基斯坦渴望它对战争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并从阿富汗境内承担起责任，游击队宣称已控制了该国90%的领土。但巴基斯坦人和西方人士抱怨叛乱领导人行动迟缓。

“一位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说，Yahya Nauroz 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和总参谋长，美国和巴基斯坦敦促他接管情报处控制武器分配的工作。他还没有这样做。

“关于分配制度：

“他报告说，情报处敦促临时政府总统穆加迪迪建立自己的分配制度。他说该总统保证在3月1日前完成此事。当3月10日再次被问及此事时，穆加迪迪答应在4月1日前提出计划。该官员说他迄今还没有这样做。

“其他巴基斯坦官员、阿富汗人和西方外交官指出，大多数伊斯兰派别得

到主要份额，它们大概认为授权穆加迪迪和国防部长纳比分配武器无利可图。两人所领导的都是人们所知的温和派。

“一位西方外交官指出，这种事不会一夜之间发生。”

在由于巴基斯坦不执行日内瓦协定并侵略阿富汗和干涉其内政而造成的目前复杂局势中，联合国阿巴斡旋团的作用变得更加突出。我代表阿富汗政府和人民向斡旋团提供人员的各国表示衷心感谢。

然而，尽管巴基斯坦代表就斡旋团的活动作了不负责任的发言，我还是要强调指出，很遗憾，由于巴基斯坦设置障碍，斡旋团迄今未能根据《谅解备忘录》所设想的程序调查巴基斯坦违反规定的行为。从1988年5月14日至1989年4月18日，阿富汗政府向阿巴斡旋团总共提交了417份照会，其中列举了3442起巴基斯坦违反规定的具体案例的记录。由于巴基斯坦缺乏合作，都未按日内瓦协定的规定对这些案例进行充分调查。

在这一方面，我愿提请安理会注意在上述喀布尔举行的记者会上国内外记者向秘书长的副代表 Rauli Helminen 将军提出的问题的文本。

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提出了以下的问题：“您在阿富汗的确切任务似乎有些模糊不清，尤其是在苏联撤军之后。您的任务是帮助难民返回。您能否告诉我们您的确切任务？”

下面是 Helminen 将军的回答：

“正如日内瓦协定所规定，任务分为三项。其中之一已完成——即确定苏联已从阿富汗撤军。另外两项仍未完成。第一项以关于阿巴之间互不干涉和干预内政的第一份文件为基础。第二项是确定难民自愿返回。我们一直在进行上述第一项任务，检查各方提出的指控。但对难民的落实工作尚未开始。大家知道，他们仍在难民营中，还未移动。”

因此，日内瓦协定中所设想的全面解决的两个重要部分——不干涉和不干预以及难民自愿返回——仍未实现。巴基斯坦拒绝在这方面履行责任。

一位路透社记者问道，“巴基斯坦方面在监督日内瓦协定方面为您制造了什么样的障碍？”回答是：

“我想你们很了解部落地区和俾路支的情况。情况不简单，距离很远。夏天气候对我们的官员是很难受的。我已提到，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时间的流逝。当我们接到一方的指控时，已是事件发生后的五到十天。随后，我们开始订计划并同巴基斯坦当局讨论。如果事件不很严重——如击落一架飞机——我们就不能前往边境地区。这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实际上只是去看一个弹壳，或某个被指控的破坏事件，我们就要跋涉六小时到那里，再用六小时返回。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收集发生在某一地区的事件。所以通常是等我们到那里时，已过去了一个多月。就是这种困难。”

阿富汗电视台的记者问了下面的问题：“巴基斯坦当局是否向斡旋团提供了阿富汗当局所提供的同样的设施？”回答是：

“是的。我们起初有一些问题，因为建立设施花了一些时间。但眼前我们拥有很好的设施。我已要求我在巴基斯坦的联络官向我们提供直升飞机，因为象我刚才所说，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坐在车辆中是很浪费时间的。我们进行视察的时间很短。如果他们能提供一些直升飞机，我们就可节省很多时间，并更准时到达出事地点。但我们迄今未得到答复。这是我最希望得到的。因为这是日内瓦协定所提到的，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是该政府的任务。”

大家应注意到，由于巴基斯坦缺乏合作，斡旋团正在使用陆地交通工具来完成任务。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问，“在您任斡旋团高级官员的整个期间，您是否得到过对这些抱怨的满意答复？似乎抱怨仍在继续。您是否只向秘书长送交秘密报告，而这些文件却密藏在联合国，以待采取一些注定要采取的行动？”回答：“是的，一直是这样。”问：“你能否举一些例子？”答：“不能。”

巴基斯坦代表对联合国阿巴斡旋调查团的活动感到满意，这毫不奇怪，因为巴基斯坦一直不断违反《日内瓦协议》。由于巴基斯坦制造障碍，联合国阿巴斡旋调查团的各小组至今未能按照商定的程序甚至对一起违反事件进行调查。由于联合国阿巴斡旋调查团未能充分调查巴基斯坦的违反协议的行为，巴基斯坦的军国主义分子同武装的极端分子相勾结，对阿富汗人民犯下了残暴的罪行。

这些罪行的一个令人发指的例证就是巴基斯坦的民兵和突击队员于1988年11月虏走了阿富汗共和国在托尔哈姆的海关人员；这些海关人员后来被移交给武装的极端分子集团。这些集团将这些囚犯中70人的尸首大卸块，然后装在麻袋里送回阿富汗。这些阿富汗海关人员中仍有十四人在白沙瓦的阿富汗监狱中受煎熬。已就此向联合国阿巴斡旋调查团送交了备忘录，我们至今没有得到回音。

关于调查程序的《谅解备忘录》的第四节第(a)(3)段的部分内容读作：

“按照第7段，缔约国应当在调查报告提出后48小时内开会审议该报告。如秘书长代表不在，副代表将对各缔约国进行斡旋，并将在斡旋过程中协助召开会议和参加会议。在会议上，秘书长副代表可就迅速、忠实和全面遵守各文书规定的办法向各缔约国提出建议，以备审议和批准。”（S/19835，附件，第14页）

由于巴基斯坦不合作，至今为止未根据上述规定对任何指控进行充分调查。在大约一年的时间中，双方只举行过一次会议，这还是由于阿富汗政府的坚持才举行的。然而，那次会议是在临时代办一级，而不是在双方向联合国阿巴调查斡旋团派出的联络官一级召开的。

在这方面，我谨表示，在边境地区建立三个巴基斯坦至今为止所同意的三处前哨基地并不足以使联合国阿巴斡旋调查团有效地开展活动。我们要求秘书长在阿富汗所提议的地区建立七处前哨基地。考虑到武装的极端分子和巴基斯坦民兵在东面和南面的边境地区使用着90条小道，七处前哨基地是所需的最起码的数字；提出这一建议时已适当地考虑到联合国阿巴斡旋调查团官员的人数有限这一事实。我们随时准备在这方面以一切方式同秘书长合作。

我们以欣赏的态度欢迎芬兰常驻代表在安理会所表明下列看法：

“倘若在充分利用了联合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斡旋调查团之后仍无法解决某些指控，那《协定》缔约各方就应对《协定》处理指控的程序加以澄清。如果缔约各方认为联合国阿巴斡旋团无法有效履行其职责，对此不满意，那么也许就应当根据现有的《协定》采取进一步的步骤。”（S/PV.2855，第15页）

我想在此，在安理会要求巴基斯坦不仅同意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在做出指控后48小时内由双方举行会议，同时也按照芬兰的建议，开始在联合国阿巴斡旋团同阿富汗之间磋商。只要对实施《日内瓦协定》的条款抱有诚意，双方之间就不难进行合作，为联合国阿巴斡旋团的活动找到更有效的途径与方式。

大批阿富汗难民滞留各邻国的问题使我们极为关切。我们感谢多年来为我们的难民兄弟提供帮助的所有国家、专门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及各非政府组织。但不幸的是，尽管得到了种种援助，阿富汗难民正生活在十分困难的状况之中，毫无疑问，他们对自己能尽快返回家园抱有希望。

我们十分了解，阿富汗难民前往邻国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包括持续的流血战争。令人遗憾的是，巴基斯坦一方面正将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另一方面却在妨碍难民的返回。

我们知道，存在着如此众多的阿富汗难民给联合国难民事务处和各非政府组织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巴基斯坦却从阿富汗难民的存在中得到了巨大的财政上的好处。巴基斯坦知道，阿富汗难民返回家园将进一步保证阿富汗人民得以获得和平，解决内部的问题，将加强阿富汗政府的政治及社会支柱，并将为政府的人道政策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但这样的事态发展却与巴基斯坦军种间情报处的愿望及其有关阿富汗的计划背道而驰。

《阿富汗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难民自愿回国的双边协定》的第四条规定：

“应按照国际惯例，设立各类混合委员会，以便组织、协调和监督推动阿富汗难民自愿、有秩序与和平地遣返的各项行动。”（S/19835，附件，第8页）

同样，第五条规定：

“委员会应确定边界过境地点，并设立必要的过境站。”（第8页）。

根据该文书的第七条，在《日内瓦协定》生效之后，本应立即建立上述的混合委员会。将近一年的时间已过去，巴基斯坦尚未同意建立这些委员会。我们相信，建立这些委员会将在阿富汗难民自愿和有尊严地返回自己家园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求巴基斯坦信守自己的承诺，同我们一道建立这些混合委员会，因为巴基斯坦目前的立场本身就妨碍了难民的返回。

巴基斯坦代表表示，阿富汗共和国政府是由外国军队强加在阿富汗人民头上的非法政府。这一说法不但与真相和事实不符，而且其背后还掩藏着巴基斯坦在喀布尔扶植一个傀儡的企图。目前的阿富汗政府与八十多个国家有外交关系，是联合国、不结盟运动和许多专门机构及其它有威望的世界组织的正式成员。这一政府已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有充分能力完全忠于《宪章》和不结盟的原则，有能力履行自己双边和多边的义务。如果这个政府真是由外国军队扶植起来的话，那么在苏军撤走之后，这一政府本应垮台或至少向巴基斯坦支持的极端分子投降。如果目前的政府是非法的傀儡政府，那它本来肯定会将本党和本集团的利益置于阿富汗人民的最高民族利益之上。如果这是一个强加和非法的政府，那它本来会无视民族传统、神圣的伊斯兰教和本国人民的习俗、历史和文化，今天也无法面对自己的人民及在此所代表的各国人民。

事实是阿富汗目前的政府是一个民族、爱国和热爱和平的政府，在阿富汗社会、在各派难民和武装反对派中享有极高的政治信任。这一相信来源于在过去三年中在纳吉布拉主席阁下领导下的目前的领导阶层所采取的勇敢步骤。

在战争和悲剧的高潮中承担领导国家责任的那个领导阶层批判性地分析了阿富汗过去十年的事件并为把国家从战争和毁灭中拯救出来和实现民族和谐采取了新政策。在非常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该领导阶层已经和正在继续勇敢和坚毅地贯彻这些政策。正是这个领导阶层表现了诚意和灵活，加速了日内瓦谈判进程并签署了《日内瓦协定》，尽管它对巴基斯坦的意图有正当的怀疑。目前的领导阶层在相对短的时间里组织了国家的独立防御，为苏军撤出阿富汗创造了条件。

目前的领导阶层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奠定了基础，并为民族和解和建立一个由阿富汗所有政党和力量参加基础广泛的政府提出了一项计划。在过去三年中，在党的规则和行动纲领中引进了根本性的变化，鉴于复杂的局势，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仅明确宣布，阿富汗人民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党。阿富汗共和国的政府并没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出于对阿富汗的民族传统和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的适当考虑，我们没有选择那条道路，因为我们相信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应当由阿富汗人民自己，而不是由这个或那个政党来选择。没有一个党有权把其观点和信仰强加给人民和社会。

阿富汗现政府是一个努力建立民主、多党制制度和自由民族经济的全国政府。这一政府完全致力神圣的伊斯兰宗教的信条、传统和民俗以及阿富汗的历史与文化。它反对任何左右倾原教旨主义。我们完全了解我们的人民不喜欢任何极端制度并珍惜自己的自由、文化、传统和习俗。

在外交政策中，我们反对参加任何军事或政治集团，并赞成充分遵守不结盟原则和积极的中立。我们希望与世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邻国和大国，我们欢迎它们在重建我国、发展阿富汗和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中提供经济、财政和技术援助。对我们来说，最宝贵的——不管是信仰还是目标——莫过于和平、结束兄弟相残、重建阿富汗、发展国家、在國家的所有公民中建立自由、平等与博爱和捍卫全体阿富汗人共同的国家阿富汗的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认为，

实现这一崇高爱国目标的手段在于民族和谐和通过对话起草将得到所有政党和力量以及阿富汗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支持的共同的纲领。

我们希望所有阿富汗的朋友和所有阿富汗人的朋友帮助我们结束战争，确保和平和实现民族和谐。友谊要求停止阿富汗人之间的残杀。在过去两个月中我们已经证明，尽管巴基斯坦进行侵略和干涉，我们有力量保证我国的防御，但我们并不对杀死我们的阿富汗兄弟感到骄傲。在十年的战争、破坏和痛苦之后，我们真诚地努力在全体阿富汗人之间实现和平、和解和兄弟情谊。

在过去两年中，阿富汗的领导阶层、党和政府经历了深刻的演变和变化。如果仍有人不准备改变他们对阿富汗共和国政府的看法，他们就没有检查过阿富汗的事件和事态发展。我们不赞成不惜任何代价保住权力和政府位子。纳吉布拉主席阁下在各种场合上指出，我们不仅只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甚至准备为阿富汗的和平事业与宁静献出生命。必须同时指出，阿富汗共和国现领导认为，坚持阿富汗内部对话和建立民族团结政府是其民族和爱国的职责，因为我们清楚地理解，如果完全否定目前当权的政府，阿富汗存在的唯一的国家和政治制度也将消亡，社会秩序将被破坏，全体阿富汗人共同的家园阿富汗将陷入分崩离析的深渊和一场长期、血腥的内战。我们认为，接受我国这样的命运是对我们的家园和崇高民族利益的背叛。在这方面，我谨再次宣布，只要冲突各方遵守停火，阿富汗共和国政府准备在全国各地以民主方式举行全国选举。

最后，我谨代表阿富汗共和国政府象以往一样再次保证，阿富汗政府将继续忠于《日内瓦协定》并忠实贯彻自己的全部义务。同时，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作出爱国努力，保证阿富汗内部对话、民族和解、全国范围的和平和为我国阿富汗共和国饱经战火的人民重建生活和工作的安全的条件。

然而，如果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未能为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采取必要措施并且巴基斯坦对我国的侵略和干涉继续下去，我们将别无它择，只能坚定和爱国地捍卫我

国。阿富汗共和国利用其合法的自卫权利，将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捍卫阿富汗的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侵略作出它认为必要的回答。

巴基斯坦方面必须理解，其领土在火箭袭击面前与阿富汗共和国领土一样虚弱。巴基斯坦必须立即停止它继续以有系统和逐步的方式对阿富汗发动的射击战争。否则的话，这场危及我们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的所有严重后果将完全由巴基斯坦承担。

同样，如果安全理事会不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目前的危险局势并且如果侵略继续进行的话，我们今后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次来到安理会。我们向安全理事会的呼吁不是也将不会是宣传行动和滥用本论坛，而将只是为了谋求结束外国侵略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并确保我国和我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希望，联合国——特别是负责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将会为实现这一正义事业和全体阿富汗人民对和平与宁静和对结束战争与兄弟相残的愿望而采取一切措施。

毫无疑问，阿富汗爱国人民和他们英勇的军队拥有必要力量去保证击退任何侵略和对他们国家内政的干涉，以及坚定和独立地保卫阿富汗的独立、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如果把继续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将对侵略者作出响亮的回答。但是，我们确信，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将不会允许阿富汗无辜人民继续成为一场强加和无意义战争的受害者并目睹他们的国家遭到进一步的毁灭。和平、谈判和解决分歧之路是目前紧张局势的唯一替代方法。

主席（以俄语发言）：名单上还有一些人要发言。但由于时间已晚，我想现在休会。

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上项目的下次会议将在今天下午4点与安理会成员磋商之后确定，到时候我们也将审议一些安理会成员熟悉的其它项目。

下午1点20分散会。